

纪念闻一多先生诞辰 100 周年专辑

涿水文史

第 13 辑

趙樸初題

趙樸初



聞一多

涿水县纪念闻一多诞辰百周年委员会编

涿水文史

湖北省涿水县十月彩印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5 印张

鄂黄地图内字[1999]第 103 号 工本费:12.00 元

印数:1—5000 册

序

今年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诗人、学者、民主斗士闻一多先生诞辰 100 周年，也是他壮烈牺牲 53 周年。涪水是先生生于斯长于斯的一方热土，是先生希望骑着太阳“便能天天望见一次”的家乡。望天湖畔巴水岸，先生雄魂永在；滔滔涪河，浩浩长江，流淌着故乡人民对先生不尽的哀思。

我们缅怀先生！

先生是涪水人民的骄子，是中华民族的脊梁。秀美的故乡山水孕育了诗人，也孕育了其名篇《红烛》、《死水》的创作灵感和激情，使他成为抗战以前“唯一的爱国诗人”；浓郁的家乡文化氛围和传统的文化教养，奠定了他扎实的国学根基。他为振兴国学，埋首故纸堆，从容钩沉，大胆发微，厚积薄发，见解独特，使之才华横溢，文章彪炳。其涉猎之广，用功之勤，考据之精，成果之丰，举世瞩目，成为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杰出学者；先生自幼接受荆楚雄风的文化熏陶，目睹了轰轰烈烈的武昌辛亥首义，参加了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尤其是立下了“读屈原书，走屈原路”的雄心壮志，爱国主义如同一条红线，贯穿先生的一生，直至他走出书斋，“拍案而起，面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

服”，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又一曲惊天动地的正气歌。闻一多先生的光辉形象深深铭刻在故乡人民的记忆里和深深的怀念中。

我们纪念先生！

半个多世纪以来，故乡人民一刻也没有忘记先生。浠水历届县委、政府都十分重视对闻一多先生爱国主义精神的宣传，十分重视对闻一多先生的学术研究。我们先后把先生故居所在地命名为“闻家铺村”，把所在地中、小学校分别命名为“闻一多中学”、“闻一多小学”，创办了《红烛》、《二月庐》等期刊，创作了电视剧《最后的演讲》，编印了纪念文集《故乡人民的怀念》，举办了“闻一多生平事迹图片展”。为了让先烈的英雄业绩给后人更多的启迪和鼓舞，1984年，我们争取中宣部的批示同意，开始筹建闻一多纪念馆。1992年江泽民主席题写了馆名，1993年5月建成开馆，成为祭悼先生不屈英灵，宣传先生生平事迹，研究先生学术成就，弘扬先生伟大精神，受省人民政府命名的省级示范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特别值得告慰先生的是，他为之不懈奋斗和英勇献身的革命事业，已经结出了累累硕果，故乡正象“楼阁初升的太阳”，日益蓬勃兴旺。1998年，全县实现国内生产总值4.17亿元，财政收入1.73亿元，是1949年的82倍；粮食产量达到45.7万吨，是1949年的3倍；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993元，比1949年增长20多倍；水利、交通、邮电、城市建设等基础设施日臻完善，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

面临世纪之交的重要时刻，我们更要学习先生！

——学习他作为诗人那种强烈的民族意识，民族气度和深沉、热烈的爱国思想，对一切霸权政治挑衅和分裂祖国阴谋，保护高度清醒的政治头脑，捍卫祖国的主权和尊严，捍卫我中华民族的团结与统一。

——学习他孜孜不倦地求学、诲人不倦地教学和“他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的严谨治学精神。象先生那样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去锐意进取、扎实工作，把科教兴国、科教兴县战略真正落到实处，以技术创新和高科技发展的新成就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学习他为了革命的需要，为了人民的利益，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不顾个人安危，在敌人面前敢于战斗、勇于战斗、视死如归，以身殉志之大无畏英勇气概和坚贞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跨世纪的新征途上，象先生那样以广大人民利益为最高标准，凡是人民不拥护、不赞成、不高兴、不答应的，我们坚决反对。发扬闻一多先生那种“朝闻道，夕死可矣”之风范，我们深信：群策之为则无不成，群力之举则无不胜，我县各项建设和事业必将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明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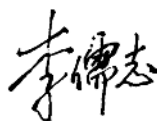
时值闻一多先生诞辰 100 周年之际，迎来了先生为之奋斗的新中国 50 华诞，迎来了先生《七子之歌》首阙咏诵的澳门回归祖国。让我们学习闻一多先生的伟大精神，继承和发扬爱国主

义的光荣传统,在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团结全县人民,把先生的故乡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借《渭水文史·纪念闻一多先生诞辰 100 周年专辑》付梓之际,谨撰本文,以示缅怀,以志纪念,以励学习,以此为序。



(中共渭水县委书记)



(渭水县人民政府县长)

1999 年 10 月

谨以此书——

纪念闻一多先生诞辰 100 周年!

目 录

序..... 龙福清·李儒志(1)

纪念花环

- 天伦温馨情——忆父亲同我们在一起的若干片断 闻立雕(1)
- 怀念我的父亲闻一多 闻立鹏(25)
- 清水里的颜色 闻 铭(29)
- 失学·题辞·血土 难忘的司家营和西仓坡 闻 翊(38)
- 纪念堂叔闻一多牺牲五十三周年 闻立法(55)
- 记闻一多先生往事 施菊轩(59)
- 历历如在目前——想起闻一多遇难前后几件事 张光年(61)
- 难忘的教诲 深切的怀念——忆闻一多先生教书育人片断
..... 王 明(67)
- 纪念老师闻一多 杨 澈(74)
- 深切怀念伟大先进的民主战士闻一多教授 洪德铭(78)
- 难忘的 1946 年 7 月——“李公朴、闻一多事件”亲历记 金若年(91)
- 怀念闻一多老师..... 张友仁(101)

我的先生闻一多·····	臧克家(110)
学者闻一多·····	袁睿正 赵慧(123)

往事回眸

闻一多小学的变迁·····	申邦群(143)
话说《二月庐》·····	周正藩(147)
闻一多基金会简介·····	武志(150)
风雨二十年——潞水师范一多文学社纪实·····	夏尊德(157)
为筹建闻一多纪念馆所作的北京之行·····	江势涛(160)
一项宏大而艰巨的文化工程——新编《闻一多全集》整理出版漫记·····	孙党伯(166)
母亲,我要回来·····电视专题片《澳门岁月》主题曲创作纪实·····	武咪咪(177)

闻史春秋

闻一多是文天祥的后裔吗?——跋文为闻考·····	朱兴中(182)
闻一多故居的兴废·····	闻立法(194)

史海钩沉

- 血的债是要血来偿还的——制造“李、闻惨案”的凶手归案记·····
····· 朱兴中 张春松 李泓(197)
- 阴谋诬陷中共的一个例证——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案侧记·····
····· 沈 醉(212)
- 唐纵伤脑筋的问题····· 沈 醉(218)

诗文欣赏

- 最后一次演讲····· 闻一多(221)
- 故乡····· 闻一多(225)
- 七子之歌····· 闻一多(228)
- 太阳吟····· 闻一多(232)

附录

- 闻氏家族世系表····· 朱兴中(235)
- 《澳门岁月》主题曲····· 闻一多词李海鹰曲(243)
- 闻一多故居图····· 闻立法(244)

天伦温馨情

——忆父亲同我们在一起的若干片断

闻立雕

[作者简介] 闻立雕，闻一多次子。1928年9月生于南京。1948年他随母亲进入解放区在中央团校学习，改名为韦英。此后他基本上从事党的宣传工作。离休前系中宣部宣传局副局长级调研员。

父亲是著名的诗人、学者、民主斗士，同时还是我们的要求严格而又十分慈祥的好爸爸。一般地说，人们对于诗人、学者、民主斗士闻一多比较了解，而对他还是个好爸爸则知之较少或甚少。

家庭生活是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侧面，或曰重要窗口，通过这个窗口可以更深入地观测到一个人的思想、修养和风貌。

这里根据自己的记忆及有关资料介绍父亲和我们兄弟姐妹在一起生活的若干片断，虽然都不过是些日常生活中大大小小的具体事，但对于进一步了解闻一多庶几可以略增一二。

今年恰逢父亲百岁诞辰，谨献此文，以表魂牵梦萦深切思念之情。

白雪公子 除夕夜

抗战前，我们家住北平清华园新南院 72 号，那是一座独家独院的西式红砖平房，房前有两大片草坪，再往外是一圈矮柏围墙。这里远离闹市，十分安静，是专心看书、治学的好去处。父亲对这套房子和环境很满意，抗战期间在昆明时，每当谈到这 72 号总是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怀念之情。抗战胜利后，学校准备复员北上，父亲特地向学校提出，并经同意，将来回北平还住这套房子。

父亲书房的窗外就是草坪，窗前种着一丛翠竹。每当他工作得有些倦意之时，就来到草坪上，伸伸懒腰，晒晒太阳，吸几口新鲜空气，观赏观赏他的爱竹，或看看草坪中央两口大鱼缸中的金鱼；有时也蹲下来拔一拔杂草，约经一二十分钟，倦意消除，再回书斋，继续在书海中辛勤遨游。

有一年冬末的一天，天空突然飘起了鹅毛大雪，一夜之间整个世界银装素裹，草坪上像是铺上了一层洁白的绒毛厚毯，令人倍感心旷神怡。此情此景突然引起父亲的雅兴，他呼唤我们：“来！孩子们，咱们堆个雪人吧！”我们孩子们听了好高兴，一下子乐哈哈地扑到了他的身边。

我们几个小萝卜头虽说兴高采烈，热情极高，可谁也不知道如何下手。父亲教我们：“先要滚雪球。”说着他捧起一堆雪，拍

成一个小雪球，然后在雪地上滚，眼看着雪球越滚越大，我们也七手八脚参加进去帮助推，不多时雪球已同我们一样高了。父亲说：“可以了。”于是他把大雪球拍实，又在上面积个小雪球，雪人的雏形就出来了，接着父亲便开始了精湛的艺术加工。父亲本来就是一位艺术大师，经他这里拍拍，那里挖挖，慢慢地眼睛、耳朵、嘴巴都显现出来了，最后再插上一只红辣椒当鼻子，一个憨态可掬、讨人喜欢的红鼻子雪人就大功告成了。

为了这个白雪公子，父亲整整忙了一天，我们非常高兴，母亲也被这父子几个对艺术的忠诚感染得坐不住，时不时出来看看热闹助助兴。这一天真可谓其乐融融，皆大欢喜啊！

以后几天，我们一起床，就伸直脑袋，隔着窗玻璃，看几眼这个红鼻子白雪顽童，有时还要溜出去到它跟前给它点关心和爱。只可惜没多久就立春了，接着阳光灿烂，春回大地，我们眼巴巴地望着雪人一天天消瘦下去，最后只剩下那颗干瘪失色的红辣椒凄凄惨惨地躺在泥水之中。

过年，是我童年生活中的另一段愉快的回忆。这里所说的过年，是指过阴历年，即现在的春节。那时还没有“春节”这个名词，就叫“过年”。提起过年，我们孩子们特别高兴，既能吃好的，穿新衣，玩空竹、风车、风筝，还能得压岁钱，真是其乐无穷。

按照中国人的习俗，八月十五讲究大团圆；过年，特别是年三十，更讲究大团圆。每逢过年时节，出门在外的，总要尽可能不远百里千里赶回家吃个团圆年夜饭。记得就在父亲领着我们中

秋赏月的那年腊月三十，在母亲的主持下，准备了一桌非常丰盛的除夕晚餐。当时我们的大表哥和排第四的堂兄都正在清华读书，父亲特地把他们邀来一起吃年夜饭，过除夕。那天室外天寒地冻，室内厅堂满座，欢声笑语，喜气洋洋，热闹非凡。

“爆竹一声除旧岁”，这是年年过年不可缺少的重要项目。这件事我们大师傅早就操办妥了。将近半夜时光，他在门口的平台上用竹竿挑起两挂长长的鞭炮，又摆出了大大小小一大堆小礼花。本来点放鞭炮是小孩子最喜欢玩的事，但我和哥哥胆小害怕，表哥和四哥就“毅然”充当了点炮手。父母亲领着我们在客厅里隔着大玻璃窗往外看。只见他们两人手持香炷，轻轻点燃鞭炮火捻，顷刻间劈劈啪啪声响成一片，零星的爆竹带着火星炸得四处乱飞，声光并作，大大增添了喜庆的气氛。

爆竹响过是放花。先是地老鼠，一种类似蜗牛状的火药疙瘩，点着之后喷着火满地乱窜，十分有趣；其后是能飞的火花，燃着之后喷发着五颜六色的火花，在空中上下左右无规则地飞舞，划出道道彩光，美妙无穷，乐得我们不断地拍手叫绝。

最后，也是最好看的压轴项目，是点泥菩萨、放花。这种泥菩萨实际上是一种简陋的民间工艺品，用泥土捏制而成的，表面涂以颜色，勾画出眼、耳、鼻、嘴、衣等等，肚里装填着火药，头顶有个贴着薄纸的小孔，燃放时，只要用香炷点燃那张小薄纸，火花就冲天而出，五光十色，时高时低，时大时小，夜光中相当耀眼夺目。那时我们没见过现在国庆节放的大礼花，能看到这种泥

菩萨小礼花就让我们高兴得手舞足蹈，无限开心了。

在父母亲身边度过的这个夜晚，非常愉快，非常幸福，当我闭上眼睛进入梦乡时，仍好似温馨地荡漾在彩花的海洋中。

可憎的鬼子兵

“九·一八”后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又把它的铁蹄伸进了山海关，其势汹汹，势在侵占华北，灭我中华。时局一天比一天恶化，1933年日军侵占了热河省和察哈尔、河北两省北部大片领土；1935年日本又唆使一批汉奸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北平城里城外到处都驻扎着日本兵，到处都有收集和刺探情报的日本间谍，战争的阴霾笼罩着古城北平。当时我年龄太小，对国家大事情懵无知，但是，有两件事在脑海里留下了深刻而恶劣的印象。

一天，家里来了一个学生，登门向父亲“请教”。这个学生走后父亲告诉母亲他是日本人，表面是在清华读书留学，实际上是个搜集情报的间谍。我在一旁听了后，顿时不觉毛骨悚然。东北沦陷后，我曾多次听到过日本鬼子在东北残酷虐待与杀害中国同胞的血淋淋的传说和故事，现在日本人跑到我们家来，我那颗幼小的童稚之心，对那个家伙，不觉又怕又恨。

清华园座落在距北平市20多华里的正北郊，当时不通公共汽车，只有学校的定点定时班车，我们小孩子若非有父母领着，

是很少有机会进城的。清华的班车每天上午从校门口发车，途经海淀入西直门，再经西四牌楼、西单牌楼等站抵达终点北池子骑河楼清华同学会。下午，原线返回。我和哥哥偶尔也随父母亲进城游览、购物，或走亲访友。当时西单牌楼附近有一家名叫亚北的小店，卖些冷热饮和西式糕点。我们常在这家楼上车，父母亲一边喝茶或咖啡，吃糕点，一边休息等车。我和哥哥拿着点心趴在临街的窗户上边吃边“放哨”，一旦看见班车来了马上就发出紧急呼叫声，于是父母亲便匆忙率领我们下楼上车。

西单这条街那时已经非常繁华热闹，大小汽车来往穿梭，不时还有叮铛发响的有轨电车匆匆穿过，再加上自行车、黄包车和行人，南来北往熙熙攘攘，真正是车如流水人如潮，我们看得非常开心，若不是班车来了，我们真舍不得离开哩！

但是繁华热闹的北平城，却不时受到日军铁蹄噪音的严重干扰。记得有一次，随父母亲进城去探望我们的八伯父。当时我们所坐的黄包车途经前门城楼时，突然一队全副武装的鬼子兵气势汹汹的跨步通过。这些鬼子兵满脸横肉，一副凶相，皮靴在地上踏得“喀哒、喀哒”直响。开始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兵，父亲悄悄说：“这是日本兵！”我吓得不敢正面看，好像看一眼就会被日本兵抓走一样，但又很好奇，偷偷地用眼角斜看，心里可噔噔地直跳。

八伯父是父亲的堂兄，当年和父亲一起在清华读书，留学美国，曾获医学博士，回国后在协和医院当大夫，此时患了肺病正